焦氏四書講錄

焦氏四書講錄論上卷之五

雍也篇六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雍也可使南面夫子因其寛弘簡重總許之此意莫[illegible]出仲弓是以來問○南面不是為天子此豈是可許人者嚮明而治凡諸侯而下皆是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非欲借人之短以形已之長蓋以夫子許已為已有簡重意思隨憶起伯子亦簡者真心素謂伯子之為人未足故問以决之夫子曰可也簡言伯子為人亦可以其簡也是尚亦未盡然者仲弓恍惚未喻疑亦許其可使南面也故述出已意如下文所云正夫子之意也故以其言為

然○伯子有言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夫子以為然又其粗也又使子貢畢之必其為人亦可矣居敬是不以慢心忽畧天下之事而行簡是於天下之事又不以有心去擾亂之則其所為簡者簡要之簡而非怠荒之簡是以慢心忽畧天下之事而行簡是於天下之事一切任心去不理則其所為簡者怠荒之簡而総帰于廢弛矣○居敬而行簡與居簡而行簡對說以臨其民連不亦可矣為句臨民即是南面可乎即是可使仲弓因夫子許己南面又疑許伯子之可也簡亦是可使南面故云居敬而行簡者以之南面臨民可也居簡而行簡者則為大簡矣亦可南面臨民乎○仲弓嘗問仁矣夫子教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與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焉夫子教以先有司赦小過舉
賢才與行簡之謂也南面之可使其亦夫子造就之功乎○
太簡者固使不得然亦勝於太煩者彼鈎者雖有鏠竿纖綸
芒鈎芳餌而亦不能與罟罟較魚之多弋者雖挾繁弱之弓
貫會稽之箭而亦不能與罻羅較禽之積是以長者之懷則
汪洋淵大而無涯細人之情則刻覈煩瑣而無用呼可戒哉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正是好學處兩不字與四勿勿字一般
乃克己工夫也不是好學之驗○常人遷怒不覺其怒也貳
過不覺其過也血氣分數多便不覺克己的人明覺之本體
常在纔覺便不遷不貳○不遷不貳是念念在天理上纔覺

得便不遠而復若一念稍跌其勝然乎故謂之好學○此怒亦是當怒的此過亦是稍有纖毫不要許得粗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不是說天下人只說弟子中无聞也曾思此時尚年少故耳○聖賢之好學大畧已見於此程子學論更發得詳明可看彼虛無寂滅以為學記誦詞章以為學權謀術數一切就功名以為學者可謂之好學哉

子華使於齊章

冉子是箇見利不見義的人故為子華請粟為季氏聚歛便是此見擁束帛乘馬不誠於伯高亦是此見○夫子與之釜亦不當與也與之庾亦不當益也然旣不當而又與之者固是寬容不直拒人亦是為其毋請不得不與也冉子與之粟

五秉是他自家的粟
肥馬輕裘只見得子華之家富家富何人雖使於外毋豈其無
粟也君子周急不繼富以子華之富冉子為請粟又與之過
多是繼富而不以君子自處矣
夫子與原思之粟是公家的粟以與爾鄰里鄉黨亦是教原
思之意吾謂爾毋辭者不為爾一家之私積也若是自家有
餘便可以此與鄰里鄉黨之貧者矣
冉子之與原思之辭未必同在一時記者以其一與一辭可
互相發明故總係於此乃聖人所見者大凡事只以義為主
不以私恩小惠為心亦不以小廉曲謹為心豈是薄子華而
與之少厚原思而與之多哉惟視義之可否耳冉子多與以

為惡原思辭祿以為廉皆察義未精而所見者小故也○晦庵子云學者未得中行不若得過宜與無吝無介無貪此說亦好尚吝者託井子之不可以掩其陋貪者託原思之不可以掩其污至于清若好施者則共非之以為不近人情以為欺世盜名是將胥天下而為污穢陋惡之流矣害豈小哉

子謂仲弓章

當時必有謗仲弓之父賤行惡者故夫子發此不然雖稱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之槩闇而隱惡揚善如夫子者亦不宜為此也○雖欲勿用者人或因是犂牛之子不用以祭山川然若用之以祭則山川之神亦必享之而不舍矣○父子之類如何拘得子思嘗稱孝并之賢衛君曰其父

祖何也子思曰世農夫也衛君笑曰農夫之子無所用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也父祖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康叔之賢聖其祖父不以農事開國乎此亦父賤而子賢者也又有父賢而子不肖者尹文子生子不類疑非其子也將出其妻子思曰若是則堯舜之妃皆可疑也二帝以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是豈有類耶夫有此父斯有此子者道之常也若賢父之子不肖則由乎天耳非子與妻之罪也可見父子之類都拘不得矣立賢無方湯真有見於此哉

子曰回也其心章

夫子之意主於說顏子不是將諸子平說蓋云顏子之久於仁非諸子之所能及也〇仁即是心不是心外別有箇仁心

與仁原不相違者人惟私欲一生於心心便違仁了顔子不違仁只是去了私欲此心渾是天理便是與仁不相違○問三月不違仁豈三月之後猶不免於違乎曰三月只言其久非限定只三箇月蓋三月之後又違仁也○問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或月一至如今不仁的人一日一月之內天理也有一䕫見處諸子亦只似此乎曰日月只言其暫日月至焉亦不是一日僅有一念至于仁一月僅有一念至于仁乃是一日十二時時時念念皆至于仁一月三十日日日念念皆至于仁也且諸子除却至仁之外雖說猶有私欲然私欲亦分箇輕重諸子縱不及顔子之景星慶雲亦不是不仁者之賊是屬罕矣

季康子問仲由章

子路之才果必於政而能決子貢之才達必於政而能通冉求之才藝必於政而多能故皆曰於從政乎何有〇季康子者季桓子之子也桓子遺命召夫子康子欲召之公之魚曰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然則斯問也意在求而已矣後果召求求將行子貢送之曰即用以夫子爲招云奈何冉笑之謀已久而夫子終不用也惜哉

季氏使閔子騫章

大夫之家臣爲僕不與大夫爲上等人雖不屑做然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得閔子不肯爲費宰不是不屑做家臣只爲季康子不可臣也〇閔子初見夫子有菜色後

乃有努恭之色其所恭可知矣〇善字必字重看善善為辞者要使者從其召而不復來如或不善辞或善辞而復來召必去之汶上矣始而婉既而决不傷人不失己誠非有德者必有言也〇汶水在魯南徐北亦在齊南不專屬魯亦不專屬齊晦庵子以在汶上為去之齊故有云齊強魯弱而去者有云不可越國召賢而去者皆不過之說也蓋汶上之去郎東海之避五湖之遊泉石膏肓烟霞痼疾之意耳豈是舍魯而去齊乎〇季桓子時閔子亦常為費宰問政於夫子矣夫子教以人君之御民猶御馬也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

是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命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康子苟如桓子也則夫子亦必有上卿之薦而閔子亦何辭其召乎

伯牛有疾章

夫子於伯牛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皆痛惜之詞○夫子節小物常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屬也牛亡而自屬者無人不得不痛惜矣○牖是北牖執其手是自牛所居北牖下執其手也晦菴子以牖為南牖云云而自牖執其手夫南北之牖皆牖也安知此牖非北牖而定其為南牖乎且以牛之賢其家吝行此礼独不狠止之乎况夫子與牛止此一見亦何忍听其家行此礼而至于不得入乎以兼以情必

不若此想也此樂擎之說晦菴以為或然而錄之亦惑矣

子曰賢哉回也章

顏子嘗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以六十之田而至于貧不留心家計故也○賢哉二字是贊其絕於聖人簞瓢者飲食之貧陋巷者居處之貧他人遭此不勝其憂顏子却常常樂而不改此其樂不在簞瓢陋巷亦不是以貧為樂乃自有其樂也想他心裏空然洞然渾然是箇太虛一切世味都不上心來此是何等胸次何等氣象絕與聖人為一矣○人之心體原無牽累只被私欲累倒便不樂須是從私欲一萌處斬截下手掃却淨潔潔淨潔自然有許多快活處顏子請事四勿下了多少克復的

丕未以此快樂而其樂不啻若工夫不徹底渣滓稍有一毫之私潛伏在內即能樂天一時亦安能久而不改我○心是箇天君天君泰然在上則凡客感客形都屏在下我站脚處一超風塵之表自能乘雲霧而上下挾日月而東西眞舒辦天地滄海一粟矣更有何樂可加于此○問陋巷箪瓢顏路甘旨亦定有關顏子亦樂否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問顏子假饒富貴將不得為賢乎曰人之常情不安於蔬糲者則必驕於八珍不安於布衣者則必驕于文繡顏子箪瓢陋巷既不知其為貧賤則雖萬鍾九鼎亦不知其為富貴矣他日夫子曰使爾多財吾為爾宰至於為邦之問便以帝王事業付他此豈不賢於富貴者可能哉○伊川子在經筵

進講每於文義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該講此章人疑此章非有人主事將何以為說及講畢復進曰簞瓢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奉養備極而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處於陋巷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鑒乎此亦可為講官者法

冉求曰非不說子章

冉求未曾用力於道便謂力不足故夫子破之曰力不足者是曾用力於道而氣質昏弱無可奈何至中塗而廢也今汝未曾用力於道未嘗至得中塗則是畫地以自限非中塗而後廢者矣何謂力不足耶○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夫子亦只因冉求說力不足故如此說耳要之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豈有力不足之理

子謂子夏章

君子小人同一儒者之學也卻不同子夏得道而肥從欲而癯夫子已知其心了故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是說入心髓的話○君子只在心上用功實實落落做聖賢小人在口耳上做竊取名位而已於心身何益甚至挾才長作亂人家國有一敗塗地而莫可收拾者是又奸雄之尤也儒者云乎哉

子游為武城宰章

為宰得人雖無所用之然亦政事之一助故夫子以得人問子游○澹臺滅明貌惡而行修名施乎諸侯弟子從者三百夫子嘗云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亦云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行於己子游卻只云行不由徑非公事不

至者即此二事見其餘也○春秋書城武城畏齊也使宰武城常常有子游則亦常有滅明以為甲胄常有礼樂以為干櫓齊雖大何畏焉○嗟嗟師資朋求之蕪俗吏不講久矣鵠子雲曰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是誠可怪也子游而後若任延之折節於謝承龐參之悟意於任棠者幾人也都不過在其事上官催科刑獄裹了却一任耳治績之不彰彰者以此哉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魯及齊戰于郊冉求帥左師用矛入齊軍樊遲為右師奔斉人從之孟之反殿○殿既亦了雖殿亦何功曰戰敗而奔若無殿者敵人便乘勝長驅後奔者死前奔者亦死反独為殿以拒敵前後諸軍皆得保全救百萬生靈之命而使國家不

至于大敗極壞豈不是功○將入門總云云者入門是衆人
屬目之地而必策其馬者若其以為馬不能進而有待於策
也敢字是勇敢之敢非在勇敢在後不奔特馬不能進故在
後為殿耳○人所以矜伐只為此心好勝人略有些功業便
自視不勝其大容着不得便要對人矜伐若能降伏了這勝
心便雖有莫大的功業也是我職分之所當為只如一點浮
雲過太虛而已矣何足伐哉

子曰不有祝鮀章

不字依晦齋子說是該祝鮀宋朝二句好諛之好色本世衆
衆來世教若明人便知正論之好而不好諛知美德之好而
不好色○看來不有而有字亦甚分明豈可以不字該二句

蓋云今人因好色然或不有祝鮀之佞而但有宋朝之美亦難免人之惡可見好諛之尤甚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人身之有斯道猶室之有門戶戶是所必由者道亦是所當由者於戶皆有之於道何故而莫由也何字有惜歎之意○出字亦不可忽由戶而出便處處可適不由戶者何處出得由道而行便其出不窮不由道者一步不可行矣何哉此所有為耶詳見首卷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文兼言辭威儀質亦兼言辭威儀交際之間大約不出此二者質者言詞儀節之間皆質任自然之意文則言辭儀節之間有華采矣時說以忠信誠慤為質此是好的者何嫌于勝

彬彬者七分質三分文純得適均若輕重不分五分質五分文則如五升水用五升鹽而味不得調矣此必然之理也○野史二句不重歸重君子君子是箇全人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文質彬彬則本末會其全而非野亦非史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時說上生字生理也下生字以生死言把一章書二生字說不同了未是須云人之生於世也其理本直以見人必循此理乃得其所以生者乃可生於世也若罔之生於世也幸而免耳須如此看○罔子生理的人縱有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不過是一團血肉的軀殼故謂之行屍走肉非生也生理既絕滅矣尚可謂之生人乎○罔生幸免者不是論已而所謂

直者其理豈有他哉亦只在此心之直原與乾坤合體聖人
模寫此心之妙於乾則曰其動也直于坤則曰敬以直内乾
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内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醞
釀流行無斷無續乃此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為
其所以存此心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
人力參乎其間也是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盎然常感而非
動也退藏於密而非内也曲成萬物而非外也不寢不食而
非助也不睹不聞而非忘也如此則為敬以直内不如此則
為以敬直内如此則為集義不如此則為義襲如此則為由
仁義行不如此則為行仁義世之學者孰嘗自謂從事於心
學然心實未見乎天機自然流行之妙而徃徃欲以自私用智

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絶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内者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着無存一中字以着之者而不知心本無着中本無體也若此者亦自以為求之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别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捽而愈乱其紛擾矣亦安得謂之直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章

此是品第學業之高下知之者知有此道還未曾用功好之者用功要得此道樂之者此道已有所得也○道理要有自得處方纔知味若非自得便説知説好説樂亦只是説夢張敬夫五穀之譬云知是知其可食好是食而嗜之樂是嗜之而飽此知味語也學者味此而有自得之趣即孟子之飽乎

仁義而人貴不足以易其樂夫子之樂在其中而浮雲不足以動其心矣此之為真知此之為真好此之為真樂

子曰中人以上章

此論道之上者不可以槩語人亦是要人自勉以為受教之地也○夫道一而已矣無高卑淺深大小微顯精粗遠近常變同異之分自吾人之所見者言之則有高卑淺深大小微顯精粗遠近常變同異此所以有難知有易知有可語有不可語者吾能一旦豁然而貫通則剛風上轉不為高南極下入不為深茫茫河嶽不為太涓涓泉石不為小鬼神之屈伸往來不為微草木之榮瘁開落不為顯經濟乎四海九州不為遠致慎乎閨門衽席不為近聖賢制礼作樂之本不為精

童子灑掃應對之節不爲粗禹之家傳不爲德衰於堯舜湯
武之放伐不爲得罪於夷齊周公之誅其兄不爲不與石碏
之殺其子不爲不慈濂溪專授太極於二程不爲私厚而輕
洩天機二程不授太極於諸子不爲吝教而自孤道統象山
之主靜不爲枯寂而入於禪宗晦菴之分析不爲破碎而流
於俗學蓋太極渾然而事事物物無一而不各具吾人耳目
之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之所測有得有不得此高下淺深
大小微顯精粗遠近常變同異之所由分而學者之造詣不
容無難易致者之指引亦不容無差等也歟○問中人以下
的人與之語上且不肯進况不語可乎陽明子曰不是聖人
終不與之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

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耳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須漸漸琢磨他起來纔好

樊遲問知章

樊遲想有惑鬼神貪功利之失故夫子與他論仁智如此○民之義猶云民之秉彝務是務自已的此與敬鬼神而遠之兩句要合看務為己而不媚神以求福務去惡而不媚神以免禍也○先難之難亦是義理難者先之則易者可知獲而後之則失亦不恤矣○先後字不必泥仁者直是絕無求獲之心不是姑以為後而終欲得之獲不止財利為善於己而有一毫要賢之意施恩於人而有一毫望報之意者亦是獲也○仁智都在心事上說唯虎子以事屬智心屬仁則是仁

者無其事而智者無其心矣○問夫子與樊遲論智者一段論仁者三段其說何以不同曰聖賢於道皆有入處及其既得回視所入了不相干如入室與開途自是兩境在室而猶執途即是心病故聖門求仁求智皆不執一說不獨於遲為然若必以一說盡一理此達者所以病後儒之拘也

子曰知者樂水章

智者仁者總是一箇人不可泥二者字作兩人看若作兩人則是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而君子之道鮮矣○天地間流行的是氣主宰的是理理即氣氣即理不是兩項動的理氣物得之為水人得之為智靜的理氣物得之為山人得之為仁仁智見山水使與慈相投不覺怡然而自樂

莊周夢蝶不知蝶之爲周而周之爲蝶也亦是此意○動靜是仁智所以樂水樂山之故樂壽之效亦是論理如此數之不稱者又不可以執一論故曰困而不失其享是不樂之樂也又曰死而不亡者壽是不壽之壽也此足發章内所未發矣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章

齊魯先時政俗俱衰後來却衰了然魯不過公亡政慝而禮教信義之風猶有存者齊則經桓公管仲之覇渾是功利夸詐之習而太公之遺澤無復存者故一變僅得如今日廢墜之魯々則只取廢墜者修舉之而周公伯禽之盛便可復矣故一變就至道○夫子之意本要齊魯皆變而至道但齊之至道也難魯之至道也易奈何魯有易變之机夫子又有誰

變之道而宰莫之變也此章之語意若深為曾惜乎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哉觚哉是歎惜之詞不直說不成箇觚觚哉觚哉一至於此真可惜也○人不仁人哉人哉其可惜也尤有甚於觚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章

宰我憂為仁之陷害是有難於為仁之意殊不知仁者雖切於救人然殺其身而無益於人亦是所不為者何憂乎仁之難為也○君子可逝可欺輕只重不可陷不可罔可欺不可罔又是解可逝不可陷之意君子凡事以理為主可欺以理之所有不可罔以理之所無故雖可逝而必不可陷也○問人若實在井中君子將如之何曰此又有輕重緩急唯君父

在陷臣子當從之然亦必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隨力所至而救之若終不可救則亦無如之何矣○仁者心之理心無所累雖周公之破斧缺斨而忍於同氣者亦不失為孔將之哀心有所累雖墨子之摩頂放踵而利乎天下者亦不免為自私之計然則何必從井救人而後可為仁哉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此章旋庵子以博約分知行時文且依他說博文是致知也知其所約之禮約禮是力行也行其所博之文博文而不約祿安知其不畔於道徒約而不博文必知其所約者是與不是亦未必不畔於道博文約禮兩者交盡斯可不畔于道矣

○看來知行原分不得約礼是博文的主意博文是約礼的

工夫仰觀俯察往古來今五常百行千變萬化森然而有條
燦然而有章者何處不是文何處不是禮之發見也君子博
學於文正要約束此身以禮只一學字已盡了知行豈有博
是知而約是行之理乎博學於文知行已兼盡了即其有條
有章者而知之行之非約束此身以禮而何執礼便是道博
文而約之以禮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見南子章

君子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欲見君子亦必以禮君子雖
欲辭之不可得如陽貨南子者夫子豈得而絕之也○問南
子是妾不是小君見小君是禮見妾亦禮乎曰靈公既以夫
人處南子則夫子亦以夫人見之矣○陽明子曰聖人之行

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亦不悅夫子到此如何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若且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皆心處唯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吾輩須要虛其心以壯其量若夫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矣夫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為貴也故索隱行怪者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則有遯世而不見知者矣此說妙哉

中庸之為德章

中庸之德中庸一書備了此不必論究其作德之要唯在戒懼慎獨○天下事不及者無足道太過者亦不丞至德只有無過不及平平常常的最好故曰其至矣乎卽以忠孝二事論如投江之忠便是忠而過者割股之孝使是孝而過者此類可崇行乎哉高皇帝杖謫江伯兒又令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例蓋以中庸之德導吾民也噫聖德其至矣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事於仁之方猶疑此求到仁之地位夫子云子何以此為事於仁此是已到仁之地位者必也聖人能之聖為道其極之名何啻於仁豈何止於仁則是仁之上

更有一等聖人了。若聖與仁總是一樣，何必如此分別，蓋事者從事之事也，下文述取譬之方，正應此緣事於仁之意。○問堯舜猶有病，誰復能得博濟之仁。曰吾人於天下只要有博濟之心，其或不能濟衆，亦末如之何。若是放心不違仁，雖陋巷簞瓢而於人無補也，亦可爲禹稷。心猶有病，雖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也，祇見爲器小乎

仁者不必於博施濟衆，只是心通乎天下而無一毫私之間。己欲立便欲立天下之人，己欲達便欲達天下之人，此便是仁了，何必博施濟衆而後爲仁乎。○立達二字都兼教養植其德是立，利其用利其行是達。二人字不是對己之稱，即衆字之謂也。○子貢就事上說仁，夫子就心上說仁，子貢從人

上求仁夫子從心上求仁子貢所求者遠而難夫子所求者近而易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仁者亦未可遽及須有箇方能近取譬以己所欲譬之他人是其方也若以博施濟衆爲方則終其身何日而可以至仁乎○問以己譬人亦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了何以一爲仁者一爲仁之方曰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合下便不見爾我是自然而然者取譬則不免於爾我相體有勉然之意此所以不同歟

讀書到此竟直是令人體者不容已於爲仁聖人若堯舜猶曰有病況吾人乎堯舜之病是爲分中一分吾人之病却不知幾多分數彼醫家治病有箇標本之說吾人治病亦然若

樂在天下而不在一身立便要與天下同立達便要與天下同達不介世間的財利在己在人何有輕重之分此是治本之藥病勢輕的人服此即當神效若是私欲深重一點仁心全然蔽錮將財利作性命一般雖親師厚恩亦不知報親戚之家急難頗遠亦不知救病痛如此所謂宜治其標者也須要篤信聖賢良訓清夜思量此貪吝心若是怕自己貧寒人生壽命能何與着有限勤耕節用何有不足若為着子孫子孫衣食自有分定鬼神惡盈滿積而不散子孫豈能保守康々吝惜分分計較便為寡恩的人便為無衆的人雖骨肉之親皆如路人相視有官者定剝君剝民退居又剝害鄉里不免陰損名教釋氏天堂地獄之說雖不足信然生為哲人死為

明神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實有此理若是心為利迷身被利汚為禽獸無光了形潰神逸沉淪溺氣中隨大化流轉豈不可憐正好在于今刻刻檢點康康隄防但遇着這貪吝病發作時就如强賊入室不驅出不殺盡不肯休治貪吝的藥以療治吝的藥以施日日如此事事如此病勢自輕如服大丹理元氣即作神仙不難矣嗚呼知此療施之藥者孰知為仁之方也哉

述而篇七篇

子曰述而不作章

夫子云述而不作然當時夫子也只得述自羲皇以至文武周公道理當作的已無不作後聖亦自不容大有所作於其間或過或不及或偏滯廢墜或未備則有之但因其見成者

修理之損其過抑其不及救其偏補其弊貫其所未備使歸於中正完全便了〇信而好古是述而不作之故信之又好之只見得古道之當述而可以無作也〇好覧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綴以德行不任以言老彭之爲人如此〇夫子雖未嘗作然古人的制作皆賴以裁成其功亦有幾於作者所謂賢於堯舜盛於百王是矣

子曰默而識之章

此三者總是一箇道理識者識此學者學此誨者誨此識重默學重不厭誨重不倦默者與道冥合〻不厭者與道始終不倦者人已無間皆聖人與天地同運並行即然而然者也故云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修章

此四者總是一箇道理德之修者此理學之講者此理義之徙者徙於此理不善之改者改其非此理德不成而學不明義日損而惡日長便到不得聖人地位故曰是吾憂也○四者平說究其要須以講學爲先講學則無不善之可改而其修德徙義也亦沛然有餘裕矣

子之燕居章

此記夫子之燕居申申是一身之容夭夭是見於面之色申申夭夭曰如者聖人之氣象非言語可以名狀姑以申申夭夭擬其似而猶未足以盡其妙也○問今人燕居有心要拘束便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便入於放肆何以能申申夭夭曰亦須稍嚴肅則可纔嚴肅則自然和樂矣

子曰甚矣吾衰章

問夫子不夢唐虞夏商之聖如何只夢周公曰夫子是周人周公周人也故夢之然則文武亦周人也何為不夢文武曰文武是君周公是臣夫子為周之臣子故只夢周公以興文武之道○甚矣吾衰只於久不夢周公見之蓋不夢周公可驗其衰久不夢周公又可驗其衰之甚○問夫子此時若見用尚做得周公事業否曰吾衰之歎亦只如此說若是見用定又不係不衰大公年八十下也做得許大事業況立立道行綏來動和如夫子者乎○老成人見用與斯進浮薄者自是不同我高皇帝嘗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者古人所重不可棄以為衰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

十以下者當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用之六部及布政按察司等執使夫子際此時則果甚可以無歎而周公且身爲之矣又何必於夢見哉

子曰志於道章

此章以道爲主德即行此道而有所得者仁即得此道而會其全者藝亦此道之所散殊者志道不是空志致知力行皆志之事也據是據守之意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之也依是有常之意終身以之爲依歸也游如游觀一樣有時而爲之也内外交養本末兼該此之謂有道者矣○陽明子曰此章只志道一句便含了下面數句工夫即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却是經

盡已成有可據了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由便不離去游藝却是加此畫采矣此區宅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却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此章志字最為要緊吾人須常有必為聖人之志工夫方能勇往長進聖人與凡人亦只是平等唯道德仁藝周流於一身蓋人亦孰無道德仁藝要在立志而已矣○志立然後有用功處而入門下手主靜為先大學說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此是心學的治脉濂溪子提出主靜二字為聖人立極之要二程子淂之亦教人靜坐吾人只被私欲纏繞終日憧憧心體障蔽何由出頭學者入門先須屏去一切閒思邪念打叠心地乾淨使胸中常有疑靜寬平從容自淂

之趣自然端倪呈露應事酧物皆合天則矣○心體非能自靜其功只在克己凡今之人只爲自私自利一念萬起萬滅迷障終身在家則以家爭在國則以國爭雖其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有不能保其終者不思乾坤寄藐然之身古今猶旦暮之變百年之間光陰有幾劳劳形役醉生夢死以圖名而名不可强欲專利而利不可得徒亂爾中何益之有惟能不以自私自利累其心一切淡然放下則合宇宙通萬物廓然澄然心体自能常靜矣○己之不能克皆由輕自放過檢點功疎當觀管寧以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爲平生罪過臨瘞子說聽鐘聲未了心已他馳謝顯道以高道一聲亦是罪過吾人若能以此自矜勇下工夫密密檢點一些己私也不放過

須盡克去了他則通天徹地的學問頂天立地的事業都從
此起而道德仁藝一以貫之矣聖人不亦可為哉

子曰自行束修章

自行束修以上上字猶俗云奉上時說請自薄以至於厚非
是此處不重在禮物重在有求教之心故夫子未嘗無教也
○編鵲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旁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
曲士但有求教之心者則不擇而教之矣

子曰不憤不啓章

夫子於學者雖未嘗不教亦未嘗輕教所以不輕教者不是
有吝教之心蓋激勵學者使之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憤者啓是畧開其求通之意悱者發是畧達其欲言之

亦非盡言以教之若盡言了何以又云舉一隅舉一隅貫擴
排二句說舉一隅以啓發必待以三隅反然後復教之而盡
言以啓發也○隅字是借用的道何隅之有舉一隅亦不是
即時要人反思遲鈍的人雖就曉得三隅只令他自去理會
若不以三隅反便是不肯用力的雖復教他決亦不肯用力
教亦是徒然耳○三隅字亦不必拘但能引伸觸類即一隅之
外或多曉得幾件或少曉得兩件亦是善反的亦必復之然
反之之外又以何者復之也蓋道理無窮雖能聞一而知三其道無可更端而復教者耶

子食於有喪章

食於喪側不能哭則不歌皆是古禮或者當時不行夫子獨
行之故以爲記○問樂是心之本体不知於哭時此樂還在

否陽明子曰須是哭一番了方樂此心安康即是樂也○問
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如何又哭則不歌曰無情猶云無心
無心者豈是斬然無心只是無私心無情者豈是斬然無情
亦只是無私情〻發於天理不容已處思生便休浮是以哭
則不歌終不然只哭一場後便都是歡笑更無痛悼意○人
情唯哀最易感人況聖人乎然聖人亦不為哀感所傷喪側
只未嘗飽使不至哭哭日則不歌亦不一向哀哭此皆中節
處吾人打掃浮此心明淨養到常定常靜處亦無不樂自不傷矣

子謂顏淵曰節

此夫子為顏子而發意在勉進顏子不只徒稱美他蓋顏子
具體而微猶未到聖人之自然處故語之以此正是時雨之

仁若只稱美他不應而語之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要看得活潑潑地不可呆殺分作兩截看以仕為通者用雖行而舍不能藏以隱為高者舍雖藏而用不能行顏子與聖人用之固行矣而舍之卻便藏舍之固藏矣而用之卻便行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如日月之可升可沉如神龍之可卷可舒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其妙矣

子路曰子行三軍二節

誰與〻字同上我與爾之與子路意謂用行舍藏者固與顏子設若行三軍則與誰乎自負其勇必見與於夫子也

暴虎馮河不是真有此事只借以說有勇無謀者此等人行三軍必至挑禍而取敗故夫子不與○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況以素行説懼是心裏懼亦不是畏縮乃謹嚴而持重也好謀而成謂好經營籌度而動出於萬全也不必又添箇決斷意蓋此非子路所少者此等人行三軍必能取勝而無敵於天下是則夫子之所與者矣○舊説臨事好謀二句就行三軍説然則暴虎馮河亦作行三軍可乎○愚嘗歷覽軍法孫吳諸家姑置不論卽以唐太宗論之非千古英雄之將乎太宗云軍法千章萬句不出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此太宗之軍法也又以晦庵于論之非俎豆中之軍旅乎晦庵云厮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挂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卽贏矣此晦庵之軍法也夫太宗之論奇也晦庵之論正也正而無奇守將也奇而無正鬭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臨事好

謀二語聖人雖不棄爲罪事而兢然臨事而懼者非正乎好
謀而成者非奇乎奇正皆得孰有如聖人者乎故其自任亦曰我戰必克

子曰富而可求章

此重如不可求二句富而可求三句是設言以起下意不可
求者命不可求也而吾字託爲衆人說故以命安之不是夫
子自吾若夫子自家則惟安於義耳命奚足道○一峯子曰
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
子者醉而能醒夢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不獨求富一節
凡詩文之必於工科第之必於中仕宦之必於顯皆是也須
特地猛省作急回頭始得不然醉夢了此一生矣○鵰鶚甘
鼠蝍蛆甘蛇不可求而强求之富貴功名亦鼠耳蛇耳何可强求也而乃甘之而不悔耶

子之所慎齊戰疾

夫子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慎之時不慎之事特於齊戰疾三者尤致其慎故記以為教慎齊者重神祀之敬也慎戰者重民命之仁也慎疾者重親体之孝也其所関亦甚天

子在齊聞韶章

陳敬仲是舜之後奔齊傳得有韶夫子周流四方故適在齊而聞韶樂之音○三月上不必添學之二字夫子他日嘗贊韶曰盡美又盡善矣豈待至此方學之耶想是優游涵泳遂與之會而神與之游矣○三月只言其久不知味者心在於韶不暇及於他當食或不令設肉或設肉而不甚用見之者遂謂其不知肉味非真三月絕不食肉亦非食之而真不

知味也○夫子之心原自有韶在故聞之而即感天機之相迎也不圖句不是前此不信今纔信之亦不是前此但得於彷彿今日始得聞其真也大意謂韶樂甚盛知之久已但歷世既遠樂久不傳意有作與未必盡如其盛也不意今為韶樂至於如此之盛使得身列后夔聆九歌躬逢九奏其來儀之感召天覆地載之氣象又當何如聖其祖述之心深喜舜樂之未失其舊故不覺其嘆息之形而慰悅之（理須如此看）

冉有曰夫子為衛節

夫子為衛君冉有不疑夫子所輒拒父是疑夫子許輒之意輒以子拒父其必不順而頴悟若子貢猶待於問者蓋亦疑蒯聵為父出奔輒嫡孫當立之說也○春秋書晉趙鞅帥師

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稱世子者以其父未有廢之之命而世子尚存也又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主兵者衛以齊為之首者深罪齊人之黨惡也夫子之不為輒又何待於問乎此問必在春秋未作之時矣

入曰伯夷叔齊節

子貢欲問輒事却問夷齊者一是父子爭國一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也然夫子既賢夷齊則不為輒之意已明子貢何以復有怨乎之問至聞何怨之語然後知其不為也蓋夷齊之賢子貢亦不待夫子而知之者但意賢人亦有過之者恐二子雖賢或是一時之矯激而終不能以無怨則輒之拒父猶未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以求仁得仁又何怨則子貢曉然知二子之非出於矯激而

無纖芥之遺恨以此判輒之事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也無疑矣○仁是箇不忍之心以父命為尊者不忍於逆父也以天倫為重者不忍於先兄也全得這不忍之心故謂之求仁而得仁若輒之拒父則是忍與父抗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可謂仁乎○既以讓國為賢必以爭國為不賢既以讓國為仁必以爭國為不仁故曰夫子不為也○看來夷齊亦恃有中子可立又恃中子之賢不容於再讓故得為仁賢耳後之慕夷齊者若無所恃賴而漫以國讓則宗祀由此而廢禍乱由此而起矣惡得為仁賢哉

子曰飯疏食飲水章

夫子之樂是自有一種樂康不與貧富相干但此樂康富貴

一則在富貴中樂貧賤則在貧賤中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專於貧賤樂說○樂在其中此樂說起容易實臻最難故曰無孟子勿忘勿助工夫縣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亦似說夢況聖人此樂乎吾人欲臻此樂須是從山窮水盡處探討刀口鋒尖上識取臨境對陣時證驗着些兒擬議牽絆不得參些兒意氣情與不得參着些子便不在其中矣吁難哉

子曰加我數年章

夫子一身渾是易本無待於學即學亦無待於假年乃云加我數年以學易學亦僅可無大過者益深見易道之無窮且使人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加我數年不是加年紀若作年紀是欲得壽了須以工夫說○易備三才

之道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周知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可以無大過者夫子之謙詞也○

子所雅言章

六經皆心學如詩之無邪書之執中禮之無不敬皆心學也中間數衍衆衍是文字不同夫子雅言詩書禮總歸到心學上來不是教人讀書為文而已○問易與樂夫子何故不雅言曰六經只是一理明得詩書禮了易與樂便一以貫之且不說人情攻㓕卻先把箇吉凶說不說節文之謹卻先把箇聲容說聖人自不如此○念菴子曰無聲無臭沉應不可一日而

而釋卷寧無多識不可一息而罔生詩書礼之雅言卷不釋矣徒言詩書礼而已者生不幾於罔哉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子路不對是恐葉公不足以知夫子亦是難以言語形容夫子○看來葉公知白公之必乱知子西子期之不能弭乱而國人望之若望歲若望慈母亦是可此言者子路奚為不對故夫子曰女奚不云云

子曰女奚不曰節

陽明子曰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憂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不知老之將至亦不必云憤樂之循環只是與道終始没身而已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章

當時人以生知稱夫子故夫子云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以知之者知是知此理此理只在此心此心即是此理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好古敏求是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也晦庵子註云古今事變禮樂名物亦必待學而後驗其實舍却此心之理不學乃到古今事變禮樂名物康求知使不是聖人之學矣凡學術不明放其心而不知求以至倍其功而無所用者皆此註誤之也雖然誤之者尹氏也晦庵亦置之圈外矣可以此為宗盟哉

子不語怪力亂神

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聖教自是如此○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簒亂於易礼論鬼神此

却云不語者平時語不及此也○問神即神僊之類夫子固不語矣畢竟有無如何曰陽明子答神僊問云僕八歲即好神僊之學今已餘三十年齒漸搖動髮有一二莖变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䏻經月卧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䏻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為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餘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為体精骨完久禀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强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

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贅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明况存久而養深自得之未至而强揄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僊之道顔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特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者然而亦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心志胸中灑〻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語此矣

子曰三人行章

此況為衆人說不可泥我字我非夫子之自我也○善者不善者姑以一善一惡對說以見善惡皆我之師若兩人皆善則皆從兩人皆惡則皆改若一人之身有善有惡則亦從其

善而改其惡無往而不是師也○陽明子曰善者是吾師不善而亦吾師如見人多言吾便自省亦多言否見人好高吾便自省亦好高否這便是相觀而善處得益○三人能幾何一行能幾時猶可取益如此況群居終日者乎○四方之人莫非我之師也昔人有奔走四方者皆是求師之意故苟遇其人雖崎嶇險阻所不恤也苟不得其人則崎嶇險阻者亦且以為動忍之助而懲妄師之害亦所不悔也師乎師乎四方且奔走而求矣同行者何幸而不師之哉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夫子平日不以聖自居及遇桓魋則曰天生德於予畏於匡則曰文不在茲乎蓋不以聖自居者謙己之本心遇患難而

自信者慰門人警強暴之意也○夫子雖知得人不能違天害己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卻未嘗不閒暇故桓魋伐樹之後微服而去而亦不速去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章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正要學者留心於事為之實以審其至當之歸則天載之無聲無臭者即此而在也二三子不知其然乃謂夫子之道必有高深不可及者而平日教人皆無高深之論是必有所隱而然故夫子釋之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則丘之為丘也今觀夫子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非妙道精義之發是其高深而不可及者已畢露於日用常行之間矣何嘗有隱於

二三子乎◎愚意二三子以言語觀聖人故夫子言語不及處便疑其有隱夫子此處是提醒他我與二三子者不專在言語無行而不是與也分明說出行字來對言語說見体道熟在身心上篤實落落用工夫若言語上求只是口耳過了全不濟事此與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同意高深不可及之說不用亦好

子以四教章

知行原是合一之學然會得時合說也好分說也好如此處說文是知行是知行是行分却亦不妨忠信即是知行處忠信也盡心盡意不敢苟且之謂忠實實落落不敢虛妄之謂信○夫子之教果止於四乎然又曰吾無行而不與是不止於四也果待於四乎然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是不待於四也

畢待於四乎然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是不待於四也要在人之自得而已能自得於心則博約即所以為卓爾忠恕即所以為一貫而無行不與者非即所以為予欲無言乎蓋四教者匠之繩墨羿之彀率也而巧則存乎其人當必有躍如之妙出於彀率繩墨之外者矣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信哉

子曰聖人吾不得章

聖人是大而化之者君子是大而未化者善人是不為惡而猶未至於君子者有恒是重厚朴實而又下於善人者亡而為有節不是反說以申言有恒之義蓋舉世皆虛誇而有恒難其人也亡是全無有者稱有虛是稱有盈者具足約是拘檢泰者從容三為字正見其作為之矯厲

章内的意思只重在思聖上不重善人君子然要到聖人地位須以有恒為入德之門案之何舉世皆虛誇而有恒者亦難得然則聖其終不得見耶末須補出人當有恒以入聖而慰民望意

子釣而不綱章

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或為養與祭不得不取之但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不絕流不射宿則皆義之盡仁之至而天理之公也使得邦家而治之鳥獸魚鼈其咸若矣若乃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固人欲之私也而其端之敉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反恝然而無情焉則亦豈得為理理之公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章

天下事莫不有理作其事者必先知其理我無不知而作者蓋以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雖於理未盡知亦是知之次也以此而作作者所從者也作其所識者也焉有不知而作者乎○知之次也且依晦庵子說時文不得不然耳○陽明子曰蓋有不由良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正以明德性之知非由于聞見也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落在第二義了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良知是此心靈覺的妙處從中見流出來處處恰好体印是道而用即是義取之不窮而用之不竭非知之上者而何也陽明子自謂萬死一

生中得此二字亦苦心矣奈何近日學者專以知解為良知而無萬絕一生之功輒高談性命玄之又玄而試以經綸之準則皆不識作何狀者竟笑宋儒以聞見為致知而不知其所謂良知者亦聞見也以窮物為支離而不知其所謂志物者支離尤甚也求其實致德性之知而為知之上者凢人何哉

五鄉難與言章

此章正見聖人天地之量互鄉既難與言童子又非成人且許他進見真箇天地無棄物聖門無棄人也後之以理學立門户者矜己傲人無論不善之鄉小子之輩即賢士大夫有志問學者三五返輒不得見亦不與之言言亦不過數語一峯子云假不假兮真不真巍巍氣象好難親又有云豪傑

物慾俯頸好客臨門懿縮頭此何等醜聲也而敢繫籍聖賢耶以故偽學之議起而理學二字遂為世之大禁得罪於天地得罪於聖門者莫此甚矣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子曰仁遠乎哉章

仁遠乎哉虛說我欲仁二句正見仁之不遠欲字不止心裏欲須盡為仁之功方是欲仁斯仁至矣斯字甚緊謂至之甚速也纔見得不遠之意○問仁即是心非在外者欲仁仁至又似自外而至如何曰人心操則存舍則亡當其舍亡之時有似失而在外者是以欲仁仁至似自外來耳

陳司敗問昭公節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夫子亦云知禮者司敗以別國大夫問

吾君知禮又不顯言其不知禮之惜答之宜如此若直以不知礼之非問想又不如此答

孔子退揖巫馬期節

魯吳皆姬姓宋是子姓昭公竊吳之孫娶其女是以同姓為昏不稱孟姬而稱孟子者以子諱姬也然既欲諱姬又不當謂之吳既謂之吳又不曾諱姓姬下蓋當時魯只稱孟子謂之吳孟子者想是別國譏諷之詞添一吳字以暴其事見其終不可掩耳〇巫馬期嘗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以身親之而治問子賤曰子鳴琴而治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然雖勞亦賢宰也附記于此

巫馬期以告節

夫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只對

謂以爲過矣子既受以爲過則昭公不得爲知禮亦知矣○立

也幸只是背過必知上見知於必知於己而不至曖昧蒙蔽

便是可喜不必深出改過惡來以此過無容改也○異公以

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諱君之惡爲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

之爲私而於父子君臣則蔑如也微聖人大道其隱乎○春

秋於其事亦止書孟子卒而不稱夫人若曰非夫人然者諱

之也凡弑爲於魯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

奔則書遜屈己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

適守則後公而書會其類皆是爲君父諱也聖人之忠孝如此

子與人歌而善章

必使反之不是使之復歌以取其善請使之反復紬繹自詠

之音趣而知所以善處而後和之却自歌一番與之相証正是聖人虛心處亦不見是與他善○禮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天地之應四時之和星辰之理萬物之育亦皆係於此也歌其可以不善哉

子曰文莫吾猶人章

文是以行之理言之於口將行是以言之文者行之於身文猶人而行未得可見言易而行難言輕而行重也○吾人唯心是根本行是實也言却是華而不實聖賢地位豈言語所能襲到故夫子深自責必欲躬行而後已也○文莫猶人只是

文人耳不是君子躬行纔是君子人而不為君子也可乎

子曰若聖與仁章

聖可以包仁此彖以仁聖並言者當時稱夫子為聖又稱夫子為仁故云爾若聖與仁吾豈敢當之但以仁聖之道自為則不厭而猶未至於仁聖也以仁聖之道誨人則不倦而自己實非仁聖也人之云我者則可謂如此而已外此而云我為仁聖則豈敢當之乎○為不厭誨不倦重在不厭不倦上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使非實有仁聖之道者必有時而厭倦矣弟子泥說不能學重在實有仁聖上弟子非實有仁聖者也雖能為之能不厭乎雖能誨之能不倦乎

子疾病章

子路請禱差處只在一請禱是臣子之禮但其詞則述病者悔過遷善之意以謝鬼神之譴而不使病者得以與聞病者若與聞禱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也故夫子不許子路之請若以此告子路便又淺露了所以只云丘之禱久矣○禱是悔過遷善以謝鬼神之譴怒丘之禱久者平日有過常悔有善常遷以禱於鬼神久矣不待今日而後禱也晦庵子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已合於神明則是無所禱於神矣何所云禱久矣乎

子曰奢則不孫章

天下事皆乎得中奢者失之太過儉者失之不及俱失中而不足貴也但奢之害大儉之害小故與其奢也寧儉○儉字看來亦有益大凡奢者貪取苟求而志氣易餒儉則無求於

人而不愧不屈是可以養氣也奢者醉醲飽鮮而神精易昏儉則蔬食水飲而清虛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者舞女歌兒而荒淫病瘵儉則縞衣綦巾不瘵不夭是可以養壽也奢者用盡一生而不留餘福儉則有餘不盡而留還子孫是可以養後也不然寍儉寍固之教夫子何惓惓哉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君子是蕩蕩者而又曰坦言其無適不蕩蕩也小人是戚戚者而又曰長言其無時不戚戚也○問君子坦蕩蕩心胸何等灑落然又云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畏之增恐不脹不為灑落之累陽明子曰君子之敬畏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乃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謂也君子之灑落非曠蕩放逸縱情

肆意之謂乃其心体不累於欲無入不自得之謂也夫心之本體即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者謂之良知君子之戒愼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也戒愼恐懼之功無時而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体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懥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之謂眞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愼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為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為吾心之體敬畏為灑落之功歧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吾子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

之恐懼憂患而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也此說抄亂

子温而厲章

温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說在温威恭之內温而有厲者存是温得好威而有不猛者存是威得好恭而有安安之妙是恭得好蓋其德性之所蘊者與陰陽而合德故其氣象之形着者自中和而不偏也○恭而安横渠子十五年學不成初學如何就能得然也須要勉强時時此恭敬處處此恭敬久久自然習熟而安矣勉强而行之安而行之者及其成功一也信哉

泰伯第八篇

子曰泰伯可可謂至德章

泰伯可謂至德者旣讓其位而又泯其迹旣不爲利而又不

為名見得天理合如此便如此不着分毫意思故謂之至德

一○泰伯之逃必斷髮文身者不示以不可立王季終不安也且併仲雍逃之者令王季之上無復有兄之可立也真是讓之固矣○愚意泰伯三以天下讓是因王季有聖子聖孫可相繼而安天下他子孫不若王季縱有國亦不能相繼安天下也故以國讓王季是以天下之故讓也以天下之故讓者不是要王季之子孫剪商而取天下是要輔商而安天下也此之謂以天下讓民但知其讓國耳豈知其以天下之故耶故無得而稱焉晦菴子云太王之時商寖衰而周強太太王因有剪商之志[illegible]泰伯不從夫太王遷岐在商小乙之世至高宗而中興又五十九年商正未衰也太王安得有剪商之志

乎又云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夫泰伯之德想亦只如文王文王當商紂之惡時勢亦難為也况泰伯之時商君未有如紂者時勢尤難於文王矣安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乎又云泰伯棄天下而不取是以天下讓之王季夫泰伯若有讓天下於王季之意是他雖不取天下而却欲其弟之取他欲逃不忠之名而却以不忠貽弟之子孫矣可乎一云太伯不從太王商得以不剪是以天下讓之商不是讓於王季夫太王若有剪商之志而太伯又以國讓王季商室畢竟剪矣太伯既欲存商何為不自立乎而既讓於王季矣又安得為以天下讓之商乎

子曰恭而無禮章

此四句重箇禮字禮者天理之節文即是中之所在凡事貴乎得中不中便各有弊如恭慎勇直皆德之美者無礼以節文之則不當恭慎而恭慎不當勇直而勇直其弊為勞為葸為亂為絞可見事事都要有礼在也

君子篤於親節

親兼父母諸父昆弟子姪故舊是平素至交的人篤之義重不遺之義稍輕天理人情自有輕重之别也○篤於親上仁矣則民興於仁亦是篤于親故舊不遺上不偷矣則民不偷亦是不遺故舊○楚昭猶懷墮履野婦猶哭亡簪況于親而可以不篤故舊而可以遺乎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曾子命弟子啓衾而視乎足是以手足見一身之全然所以如此全者亦有所自來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平日之保身如此故而今而後知得免於毀傷而可以全歸也語畢又呼小子以致丁寧之意亦要他如此之保身其自為為人者盡之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節

孟敬子問疾曾子將告之以言恐其不能識也故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我將死之言亦善言也不可以不識也○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陷於欲也將死之時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是凡人也聖賢豈至此乎自謙之詞耳

君子所貴乎道節

敬子想是留心細事不知大本的人故告之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貴乎道者則唯有三事容貌顏色辭氣皆是出身而加民者也動容貌而遠暴慢便可以作民敬正顏色而近信便可以作民之孚出辭氣而遠鄙倍便可以作民之式此是修身之要為政之本而君子之所貴者也若夫籩豆之事雖亦道之所在然特器数之末宗之者有司而非君子之所貴矣○三斯字緊接上三字讀只是一句三者亦是說道之見成的不是用力要如此○籩豆是以一二該其餘也名物各件豈全不要理會但是不緊要的事君子不以之為貴耳○三者之道都從心上出來養得心裏至精至一自然一以貫之矣何有於三者亦何有于百行何有于千変萬化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以能問於不能四句只遞遞說下不必以下二句為推原其好問之心如此看更直捷有味○能問不能多問寡一則曰問學則曰問須要曉得問的頭腦本以致吾心之良知為主致致問究莫非致良知之功不是全靠別人只成箇區區口耳的學問○問不能想是我有些未能處人雖不能然或我未能者他又能得故問之若已能了又去問人那人又是不能的如何答得却不枉費了工夫問於寡亦然○犯而不校不是氣弱不能與之校亦不是隱忍不欲與之校亦不是慮患不敢與之校亦不是待之以禽獸而以為不足校包含徧覆未知我之有問於人○而愷悌慈祥亦不知人之有犯於我

萬物皆是我我又將誰校也○陽明子曰犯字是犯添之犯如大明律不曾有罪懸添設科人自犯之設使彼有九分九釐罪過我有一釐不是均是犯添非彼犯我也必是我全無不是彼全無是處然後謂之犯如此而又不校愛敬調停之心不倦不厭方是好學○不曰問於能與寡而曰不能與寡不舉其他事而舉一犯而不校是以此該彼之意不能與寡且問矣況能與多乎逆境且不校矣況順境乎○昔者吾友是感昔傷今之意便見今無其人了從事於斯不是着力去從只是已能如斯也吾友不知為誰氏斷以為顏淵者此事在聖門能者有幾耶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此章才節一般重託孤寄命是才臨難不奪是節君子是成德之人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兼全故為成德之君子○六尺之孤年十五古尺短不似今尺然亦只云其幼如更年小亦是幼君君幼國危奸雄皆萌覬覦臣民貸無統屬正是難為之際若能維持幼君使奸雄不敢乘釁臣民不敢離心信非有過人之才者不能也○寄百里之命是須自寄之而無君與共理也臨大節又開說大節有死有生死而能成天下之事者固是不可奪生而能成天下之事者亦是不可奪也若拘定死節便差矣○君子人與二句只重下句設為問答之詞蓋審之又審而決其為君子人也彼有才無節者小人耳有節無才者善人耳可謂之君子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節

士不可以不弘毅弘是寬廣寬便容受之柔廣便承載之潤毅是强忍强便執守之堅忍便負荷之久此二者惟無私纔能得有私便狹小便委靡工夫只在克己○任與道總是一道卽任之道也弘與毅總是一事毅卽弘之久也任重道遠正見不可不弘毅意不弘則無以任重矣不毅則無以道遠矣

仁以為己任節

任重道遠是如何仁以為己任是任之重也死而後已是道之遠也亦要繳弘毅意任重如此故不可不弘惟弘則能任此任矣道遠如此故不可不毅惟毅則能道此道矣○仁之道大士以藐然之身任着要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命為聖

人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任之重真無以加者在生一日
便一日此任在生一時便一時此任仁擔當到底除是死
了方休其道之遠亦甚矣○此章之說曾子是得之夫子者
夫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任
重道遠之謂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詩之好仁如此鄉
道而行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
已者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之謂也信乎曾子之得統於夫
子矣○大學之著一貫之唯弘可見矣手足之啓易簀之際
毅可見矣此章之說曾子亦自傳神者歟

子曰興於詩章

此章大意程子說之已詳顧聖人之意夫要以心為主蓋天

下無心外之理君子無心外之學興於詩是興此心立於礼是立此心成於樂是成此心總只為此一箇心不為詩云禮云樂云云而已也○興者好善惡惡之念起立者為善去惡之事定成則惡盡消融而善盡渾化雖說由詩礼樂要之尚有工夫在不是平日全無工夫只由詩礼樂便能如此蓋其工夫將到興立成處得詩礼樂來一資他使興立而成矣○此心自有真詩真礼真樂三百者詩之文也三千者礼之文也五音十二律者樂之文也〻是末也真是本也學者須當深探其本不可徒恃其末也夫子此處乃教人本末兼盡之意若忘了本領全以末者為務則差矣程子云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材之所以難成者遂末忘本故也豈不詩不禮不樂之人

過耶今之學者人習一經某也詩書某也礼樂某也易春秋若蠹魚之老青緗若犬豕之饜糟粕非無所與〻者辭章之好而已矣非無所立〻者科甲之名而已矣非無所成〻者富貴之私而已矣晦庵子云雖有長材美質可入聖賢之域者往〻為俗學類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成材之難既甚於古而治化之不古者亦甚矣末流之弊至此乱

子曰民可使由章

此是論凡民天下只一理所由者此理所知者亦此理不可使知之即是不知其所由者之微妙處○知字不是淺〻之知乃心領神會深知其所以然者民亦不是終於不可知須要待其自得人却不可使之也○人君治民之意微在言外

惟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則君亦但當使其由而不必强其知也歐陽子曰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謂大中之道此之謂矣

子曰好勇疾貧章

人之生亂有二有亂在我者有亂在人而致之自我者好勇疾貧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二者之心雖有善惡之殊然其生亂却一樣以此觀之人固不可自爲亂亦不可自取亂也

○陽明子曰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讎毒則皆君子之過也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焉能浼我柳下惠之和也不以三公易其介彼亦

何等熙伯夷之清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章

自古多才多藝莫如周公故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驕足以才誇于人吝是不以才公于人其餘不足觀是不足觀其才也夫不驕不吝雖不如周公者亦足以利用況有周公之才者乎驕而且吝雖美如周公者亦不足觀也況未必有周公之才者乎○人須要寬着心胸大着眼界豈惟才藝不可驕吝雖勲業到周公亦不可驕吝也此是我分内的事雖名位到周公亦不可驕吝也此是我身外的物驕吝曰不足觀絕之之詞也人而見絕於聖人也惜哉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章

三年學只是其學之名不是止於三年便不學○學者學為聖人也聖人之學此心此理而已矣若只要博古今工文詞取祿位以為學則古來這等人不少豈為難得志學之士誠能去一切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勤勤懇懇不失我本來面目實實落落要做成一箇聖人至於祿位一事雖未嘗有輕棄之意亦未嘗有下圖之心如浮雲然任其自來自去如花果然任其自落自開這等人此心純乎此理窮居時安不損聖人之疏食飲水曲肱而樂者此矣大行時定不加聖人之忠君愛民敬事後食者此矣難得哉

子曰篤信好學節

此士君子之本領篤信守死還未分是否必好學然後所信

者是必善道然後所守者是蓋篤信者只自信其是未知其於理何如也好學則知窮理而所信者為真是矣守死者只自守其是未知其於理何如也善道則行皆中理而所守者為真是矣

危邦不入節

篤信好學是有學者守死善道是有守者有學則邪世不能惑而自知去就出處之義有守則私欲不能奪而自得去就出處之正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去就出處都有箇真是之理在○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而不入若已仕便當見危授命不可去了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便見危而蚤去若待其危亡亦不可去了此不止為遠害之故蓋去就不當以及于難亦是枉死也守死善道者肯枉

死於危亂之邦乎○天下有道不必十分太平後見若十分太平則見之亦何為也天下無道亦不必十分大亂後隱若十分大亂則禍已及矣亦豈容於隱乎

邦有道貧且賤節

此是餘意邦有道而貧賤者不是甘於貧賤自無學■守而人不用之也邦無道而富貴者不是人用之富貴自無所守而希世取合也此其苟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皆緣不篤信好學不守死善道故耳○二恥字是提醒人羞惡的良心激人業學守的意思人不可以無恥知恥近乎勇（恥之於人大矣哉）

子曰不在其位章

上下各有位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是謀猷為之也有侵越職

分之意故不可若只去諶慮亦何害漸川之舟已造於傳岩之野鷹揚之翼已奮於渭水之濱此豈皆在其位而後有是嘉謀者耶

子曰師摯之始章

此夫子追思往事之詞關雎之詩自天子至卿人皆得用非若他詩用于上而不敢用于下且通為宗廟朝廷郊祀宴享卒樂之章非若他詩不相為用獨舉此詩者固以見一樂之亦以見衆樂之盛也○問衆樂通以關雎為亂如何曰樂是宣性情者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得性情之正故以之為亂亂者理也總理樂章之終也終之美如此始之美可知矣○正樂者夫子作樂者師摯故洋洋乎盈耳今則官非其人樂非其正而洋洋乎先者絕響於後矣不亦可深長思耶

子曰狂而不直章

狂的人直直便知得是狂侗的人愿愿便知得是侗悾悾的人信信便知得是悾悾狂而不直便不成箇狂侗而不愿便不成箇愿悾悾而不信便不成箇悾悾不知是那樣人故曰吾不知之矣○狂侗悾悾是拘於氣禀不直不愿不信是又染於習俗其棄人也其絕物也知其為棄絕者而改之為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子曰學如不及章

學是學去人欲而存天理此二句莫以功與心分看都是用功時的心如不及者心裏如不及猶恐失者心裏猶恐失也既然如不及必定無所失了却又猶恐失之則是時時刻刻

常存敬畏之心譬之撑上水船勇着篙子如不及上這一灘上了這一灘時猶恐流下那一灘篙子不敢些兒停手便何灘之不上何遠之不到學問如此又何人欲之不盡天理之不存而聖人之不可為哉

子曰巍巍乎舜禹章

古來聖人有天下皆是不與此獨云舜禹者舜禹是匹夫一旦為天子而有天下尤出於望外也他却不以為意故贊之曰巍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不是將天下與我判而為二不去照管只是自盡我治天下的道理不以天下的富貴動心下作一些氣勢似乎天下不相干預一般○嗚呼富貴功名之場沉溺於其中者天下之通病也不知其病苦而反以

為至樂者即吾輩亦不能免總得一出身便以為天下第一
流人物美田舍榮妻子便以為天下第一等福極與一利除
一害便以為天下第一等事業噫何其志之小而識之卑也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看來還不是不以富貴功名為樂之說
他更忘却富貴功名了蓋以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以身與
乎其中而要其至即此身亦與天下共之矣故曾點之樂超
出乎事功之外而明道子謂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
此等胸襟直是與宇宙同其廣大此等器量直是納湖海而
不盈此等仔肩直是負華嶽而不重何嘗識得此體與天地
萬物為一也視彼軀殼上起念自小自卑而一物不可通者
奚啻鳳凰之於鷃雀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章

大哉堯之為君是為君之德極其大巍巍以下正見其大處德就心裏說全體大用都在裏此要說得渾淪磅礴不可數其實而稱之纔見是則天纔見是蕩蕩無能名○則字是準則之則堯與天之德一樣故曰則天蕩蕩就承則天說蓋天蕩蕩無能名堯亦蕩蕩無能名也雖是典謨之所紀康衢之所歌亦不過云帝德廣運而已峻德克明而已不識不知帝力何有而已孰能以一善名之哉

巍巍煥乎二句說成功文章總歸重德上總見其德之大德是成功文章之根本成功文章是德之發用此處亦要應則天意天無能名所可見者只四時之成功日星之文章而已

其於穆不已之德則終不可得而名也堯蕩蕩無能名所可見者亦只治平之成功禮樂之文章而已其蕩蕩不測之德亦終無不可得而名也信乎堯之則天矣○德至於堯雖是大哉無能名者然豈天下之絕德乎亦曰中而已矣是則堯者舜以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舜之協帝者以此則舜以則堯則堯以則天不亦存乎其人也哉

舜有臣五人二節

此二條是因夫子有才難之歎故先記二代人才於此○舜之臣雖是堯時人故下云唐虞之際然亦不止五人五人是其尤者武王之臣治內治外者十人以此能克商亂而造周二代人才平重下文總以周家為主

孔子曰才難節

唐虞只以之形周室自古至今唯唐虞交會之際人才尚盛一番繼而便是我周人才何其盛也然十人之中又有箇婦人男子特九人而已以如此之盛猶不滿十人之數況不及此者乎信乎人才之難得矣○唐虞之際際字不可忽二代交際之間纔可如周之盛若是唐不際虞虞不際唐則其盛亦不能如周也可見周之盛矣○問唐虞只五人周却十人唐虞還似不及周乃云唐虞之際於斯為盛何也曰五與十的數目較不得人才不以多寡為盛衰顧其人何如耳○才難之歎是令人愛惜人才之意夫才也者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之而君成之亦君壞之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

下之才也可乎夫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師友之所熏陶者不知其幾何日傳之古今以入其智裁之世務以出其能者不知其幾何事或前之過而後補之以功或彼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安險易而涉風霜者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信乎才之難得矣幸而成也君當何如而保養愛惜之耶夫愛惜人才非獨為人才計所以自為社稷計也社稷而不為之計則至于丘墟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哉

三分天下有其二節

此條宜別為一章君道前作一章看是因武王之言而及文

王之德言我周之末固與唐虞之末而並盛而我周之德亦與唐虞揖遜之德而並隆也　一說我周之才培之者以文王之至德也是立意作文之法○三分天下有其二只是那二分的人心歸了還未曾有其土地○文王之事商惟知以臣事君之義而已初不見其他也故謂之至德若謂商之先澤未忘而不忍取又謂紂之惡未甚而不可取又謂紂尚有一分之天下而不敢取則事紂非其本心亦是不得已者耳可謂至德乎

子曰禹吾無間然章

此章喻瘂子作豈儉適宜之說似乎小於視禹此正禹萬物一體之心皇皇然欲安天下而不暇為其身圖也宮室之卑衣服之惡飲食之菲吾居之衣之食之盡其心於此而不在

彼有不自知其爲薄者正足視人之溺由己溺之於天下而不與也至於溝洫所以爲民黻冕所以臨民鬼神所以神民者吾安得而不厚之也心之所願唯與天下致平成之績斯已矣而吾身何與耶夫禹之功在天下萬世雖以天下萬世奉之可也而所以自奉者若此今之人曾無尺寸之功徒以瑣瑣章句博一出身即廣置田園高大門第錦衣繡裳珍羞異饌猶不知足也營營然更思所以瘠人而肥己視其鄉黨中已不啻秦越矣復何有於天下也其禹之罪人哉

子罕第九篇

子罕言章

夫子罕言利防學者之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之未易

及其既不欲人溺於卑近又不欲人騖于虛遠真聖人之教也○聖人作事論事只看義理如何更不論利不利所謂論是非不論利害論得失不論成敗也雖于易每言利見利攸往利涉川之類然亦是教人先去盡義不是教人舍義求利也如云貞利吉者貞則利不貞則不利矣○命兼理氣以理則粹矣與無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也以氣則雜揉難辨道之將行將廢得之不得有命之類則有為而言也○問仁之答儘多然皆求仁之事未及仁之全體雖克己復禮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諭仁之體也然畢竟亦言之學矣

達巷黨人節

大哉二字黨人意指博學無六藝之類說亦未為知夫

子之大者美其學之博輕只重惜其無所成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節

夫子之大本末精粗一以貫之者黨人就粗處說執射執御夫子亦只就粗處說然又舍了博學似全未博學者只認著無所成名一邊欲執一藝以成名謙之至也黨人惜夫子之大不以一善而成名不知夫子之所以為大者正在不可以一善名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之所以為大者夫子謂之矣

子曰麻冕禮也章

古時麻冕拜下是禮之常今時純冕拜上是禮之變一則變而無害於義一則變而害義之甚兩事不平說歸重下條見得無害于義者固可從而害義之甚者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章

常情起于意而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夫子則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物來順應無所期必事過不留無所執滯大同於物不私一己也○聖人之心原是無聲無臭的本体此本体人皆有之只爲自壞了不必大欲只着一分意思在事前便是意必着一分意思在事後便是固我此處不斬截日積月累四毋之本躰便皆汩沒聖人則只是空然洞然事到前時從此虛靈中自然流出玲玲瓏瓏各有條理經天緯地物阜民安譬之於海汪洋浩蕩渾涵停蓄是何等虛也然流向在大處便是江湖支分在小處便是川瀆細風來便鱗鱗然照眼文章大風來便洶洶然拍天波浪而奇珍異寶出沒於間

者亦何所不備耶若加一分的意思覷將做出只是溝渠間作浪盈涸可立而待矣蒙泉子此喻最好

子畏于匡章

史記云陽虎曾暴于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此說不足信蓋夫子所過人豈有不知者設或不知圍之一二日真偽亦可辨矣待五日也况從夫子者皆彬彬文學之士陽虎有此僕從乎亦不待辨也愚意匡人是妒忌夫子即桓魋欲殺之之意夫子亦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巳明說出了及歌三終而圍解匡人自以為陽虎也此飾過之偽詞可信為真事乎畏于匡亦不是死只是警備而已矣

自古聖人之道統傳之於文王而文王之道統夫子正得其

傳故曰文不在茲乎○文不在茲夫子亦不嫌以文王自任他日又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而門人加親是疏附也自吾得賜而遠方之士至是奔走也自吾得師而前有輝後有光是先後也自吾得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是禦侮也自任者文王從之者亦文王之四友文果在茲哉

斯文之興喪皆天也假使天喪斯文則夫子之後文王而死者不得與斯文矣今文既在茲而得與於斯文則是天未喪斯文也天既未喪斯文是夫子之一身斯文之所在也斯文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匡人能違天而害夫子乎○凡人到患難須是信得箇天君子便不恐懼小人便不爲亂君子而遇難是天之未定也終必佑之也何爲乎恐懼小人而遇難

是天之所誅也必無所逃也為亂亦何益耶○天下事只有天可壓倒死生禍福都付之天不以絲毫動念心便何等安安處便是天理天理有自然之安也彼圖利而或至殞滅免害而苟且偷生卒為人所鄙笑者特忘一天字耳吁可戒哉

太宰問於子貢節

太宰見夫子多能已不止一處此處有感而問亦是就釣弋獵較等事說

子貢曰固天縱之節

太宰專以多能為聖子貢兼以道德多能為聖尊竟亦以多能為聖人之事但謂聖人不專是多能乃是有德而又多能者又字與固字對又與固是相足之詞而朱子以餘事解又

字似說輕了多能不是子貢之意子貢此語終有病多能不可率人也故夫子云君子多乎哉

子聞之曰節

夫子聞兩人說話却丟了賜的不道只承太宰一邊說言太宰其知我之所以多能乎吾少也賤故多能乎鄙事耳是則能之多爲賤者之事也何爲乎所爲君子者果在多能乎哉不多也多能信不足貴矣太宰知我句切不可把賜來形多能鄙事只一直說下註多一轉了○聖學不在多只在一心心一純乎天理雖有不知不能如問每事之禮問萇弘之樂問郯子之官以至問小兒之問亦不害爲聖人世儒却以多能爲尚而云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纔可以爲聖甚至以防

風之骨肅慎之矢釐廟之災商瞿之五子弟子之雨且其商羊萍實之瑣瑣者而為聖人之美談不知此等皆聖人所鄙而賤者也可為聖學乎哉

大宰以多能為聖更不貴道德子貢又兼以道德多能為貴聖人則把多能作鄙賤只以道德為貴可見大宰全不知聖子貢知聖子貢知聖而亦未盡知聖人者惟聖人之自知而已矣

牢曰子云節

此以琴牢平日所聞者為證見得夫子不是一時的故說吾不試故藝即少賤故多能之謂也然則多能其果鄙賤之事而聖人之所以為聖者果不在多乎哉

子曰吾有知乎章

吾有知乎說得大不是淺淺的知若說全無學知識則夫子雖自謙亦必不如此之不情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是據我僅有的知識告那鄙夫竭者竭盡之詞告以兩端便竭盡無餘了兩端之外更無可告得可見我無知也若說盡告以天下之理則又是知之盡而與無知也反矣○陽明子曰鄙夫來問聖人之心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只空空而已但叩鄙夫所問的是非兩端與之剖決如此而爲是如此而爲非鄙夫之心便已了然緣他心裏本自知得是非只爲信不過我一決之便了盡矣此外更無可知也○人心本是空空的有知乎哉無知也然無知而却無不知猶日月本是空空的有照乎哉無照也然無照而却無不照無不照者遇物便有

聰無不知者遇事便有知人的心腸都是如此不特聖人為然也夫子此處是將心腸說出來示人若作謙詞有何趣哉

子曰鳳鳥不至章

自古明王之作必有禎祥為之兆夫子不重鳳鳥河圖只重明王上蓋因鳳圖之不見而知明王之不作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問麟亦鳳圖之類大野獲麟鳳圖亦出矣何為亦已矣夫曰麟見于西方西主殺矣獲于采薪賤于虞人亦大不幸矣故夫子涕泣而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吾道窮矣乃作春秋以明天子之事以嚴亂賊之誅以立百王之法而道之已矣于當時者庶乎不已于萬世矣噫是豈聖人之得已哉

子見齊衰章

聖人之心未有所感則寂然不動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生于內而作趨之容見于外皆自然而然不俟强爲者也○謝顯道嘗令朱子挨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見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此可爲善看書者矣

顔淵喟然歎節

此條是顔子形容聖道之詞仰鑽瞻三字不重只重高堅前後仰彌高是高明之極鑽彌堅是博厚之極瞻在前而忽在後是神妙之極○聖道亦只於及不得處見其高於入不得處見其堅於不可爲象處見其在前在後非眞有可仰可鑽可瞻處說者不以詞害意可

夫子循循然善誘節

此條是言聖教之善可以循之而入道博文約禮晦庵子分做知行兩項時文且依他說文禮即高堅前後之所在者博文是要知乎此約禮是要行乎此博我約我夫子如此教我還未說我公博約也

欲罷不能節

此條總說由教以入道欲罷不能只見其進之不能自已既竭吾才正在博文約禮上做工夫如有所立卓爾者日用事物之間見得道有定在無彼彌高彌堅在前在後也此是所見益親處見之益親亦不是從認得就是行得了但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從之之字指

卓爾舊說從之末由輕只重卓爾句見得歸功於夫子非也睡庵子以胡氏歸功一句未安而云此非有所歸功但叙其所學之本末而歎其末能遽到聖人之地也得其旨矣○問從之末由使止于此已乎曰此後亦須優游涵泳勿忘勿助至于日深月熟自不覺與聖人一樣矣可便止乎故曰未見其止也惜哉

問博文約禮先博而後約與格物致知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道一而已矣是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知一也二之而分先後者後儒支離之見也夫禮也者吾心之天理也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之謂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

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為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于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所謂體用一原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五常百行酬酢變化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為

門學者流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于文則其禮為虛無而為空寂者流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于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也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異端功利之說亂之也顏子之始學於夫子蓋亦未知道之無方体形像也而以為有方体形像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為有窮盡止極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至于不可窮詰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体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子至

此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知亦寧有二學乎哉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章

自大夫以上皆有家臣治喪士庶人委之親友以孝子不治事故也○子路以夫子之喪不可同于尋常須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故欲為家臣治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夫子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乎莫道是家臣縱後世尊之以王禮夫子亦豈以王不王為輕重乎仰惟我

肅皇帝太王號而稱先師師也者與天地等與君親等所以尊異之者至矣盡矣無曰子路詐子見不及此即後世許受王者都無此見也非夫子死後一奇遇一異典哉○吾誰欺不是疑詞欺天乎不是以天字應誰字誰字指人人誰不知我

無家臣無而為有吾誰欺誰人也人不可欺吾其欺天乎此是說不當用家臣也且予與其死於家臣之手寧死于二三子之手縱不得家臣而大葬也予死于道路而不葬乎此又是說不必用家臣也一曉之以正理一曉之以利害夫子之委曲詳盡也如此哉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子貢與夫子問答都只就玉說莫說出正意來子貢病在一求字故夫子云我待賈而沽不求賈而沽也蓋天下之寶雖當與天下共之然必天下共寶之而後可也衒玉求售我先不自寶矣誰獨寶之是將使黃金與土同價也可惜可惜○寧懷片玉不可易以溢市之珍寧淹歲年不可輕為一日之

遇從來君子之自實是如此矣獨夫子哉

子欲居九夷章

夫子欲居九夷是設為欲隱去意或人未達以為真欲往故疑其陋而不可居○道之流行充塞宇宙雖夷狄雖遠亦不能外是道以有生君子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豈有不化之人故曰何陋之有○陽明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蓋無入而不自得之意若云所居則化便于中國有礙此說更好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夫子雖生知然樂之聲音節奏亦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故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即樂中求各得其所便是樂正也○問樂只說雅頌不及風者如何曰雅頌是其大者列國

之風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故只說雅頌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

出事公卿貴貴之義也入事父兄親親之仁也喪事而勉竭不踰礼也不為酒困樂不至淫也四者雖非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夫子云何有于我其警學者之意益深切矣

子在川上章

道本無休所謂無聲無臭於穆不已也天地人物都是載着那道出來的似與道做箇骨子故伊川子云與道為體夫子此處之歎正是指出道体來示人雖為川水而歎却不專為水說天地人物都包在這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一句內了道既不舍晝夜學者之体道亦可以晝夜而舍乎横渠子云晝

有為夜有得瞬有養息有存必如此而後可以脉道也首尾要發明此意○問自家心性活潑潑地便是逝者如斯否陽明子曰然須時時用致良知的工夫纔活潑潑地纔與川水一般若須史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至極處聖人也只如此故曰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是天德有德便可語王道矣○水之不腐者以其逝也樞之不朽者以其運也學者而欲不腐不朽也其亦常逝常運而已哉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章

好德不如好色恐為時人說也不然聖門諸子誠於好德者亦多矣何云未之見

子曰譬如為山章

譬如掌托以淨提起學者中道而止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者也學者自强不息譬如平地方覆一簣者也止即是未成一簣而止進亦是方覆一簣而進二吾字就為山覆簣者說○雖覆一簣不只一簣便了有進進不已之意○進止之機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止也誰罷進也誰待乎

子曰語之而不惰章

顏子語之不惰是在心與上着實用功其他在言語上觀聖人氣象上覿聖人都無蓋故夫子只說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子謂顏淵曰惜乎章

惜乎為句吾見二句一直說下方進而未已正見得可惜○顏子進而不止只為有根在謝顯道云人所以不進者何只

為齋有根試看庭前荼蘼花只為有根在故一年長盛於一年○學要進不要止止于平地而覌天者以為山之端即天也進而至于山之端然後見有山而無天矣止于里之市而聞京師者以為京師無異此也進而至于京師然後見京師之繁異于里市矣然子之進而不止者良有以哉

子曰苗而不秀章

人有始學而不發達者苗而不秀者也亦有發達而不成就者秀而不實者也○學須在根本上用功苗不秀秀不實只緣根本上不曾用得功背可惜半塗而廢了故要培養根本者心是也培養得心体好苗便自然秀秀便自然實矣

子曰後生可畏章

此章勉學之意重在及時上後生可畏者年富力强而足以積學爲知其來日不如我今日之學也然或此後生失却可爲之時而不能積學至四十五十年力將衰而不聞道則是終不如我者矣亦何足畏乎上兩句是策動之下兩句是警懼之無非要人及後生時勉學耳○陽明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夫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後生所以至于無聞者只爲年少時任其血氣縱於放縱故也夫縱於情則勞形縱于酒則傷神縱于名則熏心縱于利則危身縱于忿則亂志縱于慾則耗而短折縱于懶惰則荒頹而莫振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倀倀乎與禽獸同生泯泯乎與草木同死此真可惜真可憐也矧曰可畏乎愚

直到此須勇猛下手以斯道爲必可聞以聖人爲必可學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洗滌得潔潔淨淨抖擻得精精明明充擴得平平蕩蕩到此便如登春臺如遊僊境其生也有益其死也流芳一時做了千年事不枉人間走一遭矣後生勉之哉

子曰法語之言章

吾末如之何者法言而不從猶可與之以法言巽言而不悅猶可與之以巽言既是從而不改悅而不繹則沒下來再與之言矣雖聖人亦如之何哉

子曰三軍可奪帥章

此重在立志三軍只借以形容匹夫三軍勢盛而强宜若不

可奪者然一奪其帥便無所恃而不可以語勇匹夫勢孤而弱宜若可奪者然其志一立便不可奪而有志者事竟成蓋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已也○陽明子曰學莫先於立志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于汚下者凡以志之不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耶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

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自有所不容已矣○立志亦不易也聖人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志之立也雖至于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以易而視哉夫志者氣之帥也人之命也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懆心生責此志即

不懆妒心生責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也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皆消矣此說諄諄懇懇同志者宜以之而刻骨

子曰衣敝縕袍章

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便是可進於道的人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是要將此詩誦之終身是道也承不忮不求說何足以臧承何用不臧之語而反之此但可進於道故謂之臧要亦未為道之極致也何足以臧乎○何遲

以戚亦是勉進子路云耳世上能有幾子路下子路一等者須知人生較計只在衣食之間而不思袍蒿饘粥之外凡有飄淡者俱為長物也吾心自有至寶安𢈪以無形之實而暢此無用之長物而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章

此只說松栢首尾亦只說君子不可將衆木小人並說○松栢在春夏無異衆木到歲寒時衆木盡彫而松栢獨不彫然後知松栢節操之堅後衆木之彫也彫字訖衆木說不是松栢若說松栢後衆木而彫則畢竟猶有彫時豈可比君子○君子素其位而行在治世如此在亂世也如此不是要立異于人但以人不能守者視之則為守之貞以人不能行者視之則為行之異要之君子只無心也攄之以嚴霜苦之以

廣雪松栢之不彫者亦無心而已矣留自知其異於衆木乎

○小人以治世為不幸而不知其為大幸以亂世為大幸而不知其為不幸治世之抑其惡者所以全其身也嚴師之益裝意毋之呵叱非愛之厚而恩之重乎亂世則其惡縱矣不至于殺身亡家不止也氣為而有餓虎為而有絆轡不許而納之死地哉

子曰知者不惑章

知仁勇只是一箇理智以明此理便放了仁之端仁以體此理便成了智之實勇以强此理便收了智仁之成功○惑憂懼都是動心此心即此理既完完全全此心便融融朗朗烈烈赫赫無一件可能動得○又何惑何憂何懼也○

子曰可與共學章

此章論學要人深造其極可與共學者須進之而適道可與
適道者須進之而能立可與立者須進之而能權纔是造其
極之學○可與共學是知得求正道但未曾行得故未可與
適道若云未見其學之正否便是邪正不分之人與之共學
恐亦不可也○未可與權此權字莫對經字看不是處變之
權若云處變則變事豈人之所常遇者而不處變便未可與
權了蓋權字是對立字看立是執守之深權是變通之義執中
而無權猶執一也故必隨時而處中化裁而盡變然後立得
恰好程夫子一箇說權只是經一箇說權與經當有辨都
在處變上說了或者非此章之旨乎○可與共學三千之徒
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其顏閔之徒是也可與

權者夫子是矣無可無不可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不謂之權而何哉

唐棣之華章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詩以心言也夫子借其言而反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亦只鶻突說未曾明說出理來含蓄意思深遠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也噫此其所以為善誘人歟

鄉黨第十篇

此篇看夫子居家居鄉立朝出使接賓察處朋友受賜受餽飲食衣服至微至可忽處皆有箇天則不待安排布置言出便是行出便是此宜着心思所能只緣他心體明淨圓融流動活潑隨時隨處自然有規矩自然有文彩如春工造化不勞餘力而千紅萬紫秀水明山自錯然而陳列也想見至此

真是帝子天神不覺手舞足蹈矣

孔子於鄉黨章

此總紀夫子之言在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是不便便者在宗廟廷便便言却又不似恂恂者隨地隨時各當其可也鄉黨要言使似以賢智先人故恂恂似不能言者信實的人其言自訥不可以恂恂另作解宗廟言禮法朝廷言政事故便便辯下不謹却又惟謹爾不到于放言重便便上謹字帶說

朝與下大夫言節

此夫子去朝君君猶未視朝之時朝廷政事之所也與大夫言者亦定是政事諸侯國裏只有上大夫下大夫並無中大

夫夫子此時或為上大夫或為下大夫皆不可知不是為中大夫○下大夫處得以直遂故侃侃上大夫處却要和悅故誾誾

君在踧踖如節

此君視朝之時踧踖是恭敬不寧疑于不中適却又中適而與與便踧踖得好恭而安是也

誾誾不同於侃侃踧踖與與又不同于誾誾因人而變化時措而皆宜此所以為聖人之言貌歟

君召使擯章

首條是為擯而受命之初勃如者顏色之变躩如者容止之变敬於心故变於外夫子雖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與常時尤不同也

二條至末是爲擯而行禮之事夫子爲次擯末擯在左上擯在右揖左人左其手是揖末擯而傳主命使之以次傳於賔揖右人右其手是揖上擯而傳賔命使之傳於主舊說傳命而出傳命而入出入字不必用蓋此時主賔同在門外立傳命者不可謂之出入也○揖只拱起手不似今人作揖左右手手卷不與心齊高便揭起衣低便垂下衣夫子手手與心齊不失之高不失之低手既平整衣自平整故前後襜如也

三條主延賔而入爲擯者從其後趨入有事趨時手易散臂易掉翼如者張拱端好手不散而臂不掉也

賔主既入成禮畢賔退就館主送出門外再拜賔不顧而去一主猶敬未解擯告主曰賔不顧矣所以紓其敬也

公門章

此章入門至升堂是進之時出堂至復位是退之時進而近君敬則愈加退而遠君敬亦不怠只以欽爲主

公門高大巍然之身如不容者敬之至也行立即入門事立是暫立門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由扉之中臣出入不敢由扉之中既不由中行亦不當中立行不履閾者亦是常行之度特記之於此耳

位在門屏之間是外朝堂是內朝過位亦有言者同朝之臣或言及亦不得不言但不暇於多言而其言似不足也

升堂是由階而升堂上手無所執得以攝齊笏插在腰間用以記事不以之爲儀後世朝皆執笏于是攝齊之禮廢升堂

而有燃齊者屛氣似不息非真不息也氣肅而息微似不恳聲

出是成拜後出堂降一等者下堂之階復位者復堂下之位

既怡怡而和又踧踖而敬者君所之容畢竟以敬勝和不敢以和勝敬也

執圭鞠躬如章

執圭二字提起看鞠躬是敬之著于身者如揖如授是敬之著于手者勃如戰色是敬之著于面者蹜蹜如有循是敬之著于足者祭在他國君前如此○如不勝連着鞠躬一圭之重能何宜有不勝之理欲謹之至似不能勝也○問執圭既平衡何以又有上下曰上下只做有高低高不過如揖低不過如授畢竟手與心齊○足蹜蹜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也

執圭是命圭以之通信者見後便付還享禮用圭璧之圭則受之不還者然亦不止圭璧凡受皮幣與馬之類皆有也私覿是卽家以私禮獻他國君亦有獻他國大臣者但此處就獻君說也

方聘時一於敬既聘後漸而和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聖人之善爲聘也如此

君子不以紺緅飾二節

齋服以紺飾練服以緅飾若不是齋練之服自有别飾而不以紺飾别嫌疑重喪祭之意○紺飾齋服舊無明文緅飾練服恐亦不稱要之二色未必是齋練之飾但以其似赤非赤色不正故不用也○緅紺不以爲禮服可知矣

當暑袗絺綌　狐貉之　以居

絺綌是服之於暑者衣裘是服之於寒者衣裘三句都以裘爲主若有裘時不欲其文之著必加单衣於裘上以裼之然又欲其色之稱故羔裘色黑裼之以緇衣麑裘色白裼之以素衣狐裘色黄裼之以黄衣羔裘用之視朝麑裘用之視朔聘享狐裘用之大蜡息民禮同裘裘不入公門此三句必裘在内衣在外也若云裘在衣上便是表裘而不可用之視朝聘享等處矣○羔裘三句是裘之服于公者麑裘二句是裘之服於私○者褻裘以何爲之亦以狐貉爲之者狐貉之毛最深厚私居用之可以適體也若出時則又以輕裘爲便矣

去喪無所不佩至吉月必朝服而朝

居喪時不佩喪既去便無所不佩佩玉以比德佩觿礪之屬以利用也○朝祭之服裳不殺縫而如帷若深衣帷裳或私居或見賓等服則必殺之廢却兩旁便於動履且不敢混於朝祭亦重君親之意○羔裘玄冠是吉服弔喪是哀死宜以凶服故曰素冠素衣○吉月是每月之朔必朝服而朝乃致仕時如此仕時便不消說致仕而朝者不忘于思君也且亦得與聞國政矣

此章記夫子衣服之不苟蓋服者身之章而於其制是而於其身也聖人之身無所不用其敬者而肯苟焉已哉

齊必有明衣節

此齊時浴畢之敬○明衣以何為之是以布為之者取其素淨也

必有寢衣節

此齊時寢處之敬○齊寢不以衾又不以常時之衣者不敢褻也

齊必變食節

此齊時居食之敬○居食變其常者亦不敢褻之意也此章記夫子謹齊之事前二段說衣服說後一段說食息說皆事之小者而必謹如此況其大者乎

食不厭精節

食不精膾不細夫子固食之若有精者細者亦不厭之不厭是以之為善非必欲如此也

食饐而餲節

善熟固不厭而不善者亦不容不厭之故又有不食等物○

色惡臭惡二句是說不待乎餧敗然色臭色変者亦不食之
失飪不食者重人事也不時不食者順天時也

割不正不食節

害人者固不食而無害亦不苟食之故割不正不食不得其
醬不食一惡其不正一惡其不備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節

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便滯穀氣穀氣
勝便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不使肉勝穀者養生之理當然
也○唯酒無量酒以為人合歡不可限量只飲幾杯如我為
主客雖多飲亦須多飲陪他我為客主人多勸亦須為之多
飲但都以醉即止不至于昏乱耳○問無量之說得無誤人

長飲否曰無量者在夫子則可在吾人則不可須以吾之有量學夫子之無量不然未有不亂者矣

沽酒市脯節

問家裏或無酒肉有事要用時亦必沽買又或別人來請酒肉是沽買的亦不食否曰沽酒市脯亦絕不食也看其色嘗其味精潔者纔食之否則不敢食矣

不撤薑食節

薑食者每食必設薑取其為通神明之助也

不多食

凡物都不多食食其所當食止其所當止所欲不存亦惟任乎理而已矣

祭於公不宿肉節

公胙不畱宿家胙都三日者公胙肉必分者不尋當日就可盡家胙肉受分者要徧三日纔可完也○出三日不食是推祭肉不出三日之故肉出三日必敗雖以分人人不食之是褻神惠而不敬矣

食不語寢不言

食不語是此處正意寢不言是附記者言由己先發語由人先發都是與人在說不語亦只是含哺之時不是終食之久全無一語○二句重存心之不他正是時然後言也

雖疏食菜羹瓜瓜作必是祭節

疏食菜羹是物之薄者薄而且祭祭而且敬也況其厚者乎

此章記夫子飲食之節大人之身養之者飲食也飲食不節是不知保其身矣况聖人之身吾道之正脉所在者愛其身以有為養其身以有待尤不容不於飲食而致節也小闕小脩找崗

席不正不坐

夫子曰安于正故一席之間不正亦不坐

鄉人飲酒節

夫子凡事都不先長杖者出而斯出特於飲酒時記之耳

鄉人儺節

鄉人為夫子儺夫子便有主道故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者主人之位也○鄉人不是士大夫儺亦不是大登常情易忽之者夫子必臨之以朝服可見無所不用其敬矣

問人於他邦節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是從使者背後拜而送之如親見其人之敬也

康子饋藥節

凡賜食必嘗以拜康子所賜之藥未知對病不敢拜受之而不嘗然不嘗則虛人之賜故直告之曰丘未達此時且不敢嘗俟其達而後嘗之也○春秋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止未達藥不先嘗以致君父之死遂陷弒逆之罪用藥者可不慎乎

廄焚子退朝節

廄焚是夫子家廄以退朝知之若國廄則君之路馬又是當問者也○廄焚問馬常情大抵如此夫子却恐人救馬被傷

故先只問傷人乎不問馬要之馬亦那竟問到但先時不及之耳問不問重貴人賤畜意

君賜食章

君賜食有親嘗者先奉親夫子時已孤故先嘗之○席不正不坐常時固是正者賜食而正席是又正之以為禮也○君賜生畢竟亦殺之但無故不敢輒殺耳○問夫子之敬君賜若此子思於繆公之餽何以摽之而不受曰夫子是為臣之忠子思是為師之義此不特可以為受賜之法而亦可以知時措之宜矣

侍食于君君若只自祭已便先飯先飯者一是以膳夫之職自任若為君嘗食一是以臣子之禮自處不敢當客位若君命之祭則亦祭矣

問君視之東首豈常時首不東乎曰常時想是東首容有隨意所適處到君視時則必正東首之禮也○天地之生氣始於東方東首是順氣之行故爲受生氣東首亦暇只重加朝服拖紳不敢以褻服見君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具矣不俟駕行是初聞君召時即趨出而行不少緩以俟駕也駕車隨至則亦乘車而詣君所矣

朋友死節

朋友死無所歸是無親黨主之者於我殯以衣衾殯之也不云葬者或有親黨在遠訃告之而未及葬若無遠親來葬者則殯後亦必葬之矣

朋友之饋節

朋友之饋只爲車馬上不是以車馬祭肉平說拜祭肉意此處不重朋友通財是事之常者饋以車馬亦通財之常事也何拜之有雖車馬且不拜而況區區毫末之物乎

朋友以義合者看來須是平日車馬之饋不至于感激無也方纔死無所歸之時可以望其爲殯何也只於義字見得透耳惟能以義處己纔能以義處人惟能以義處人必能以義自處矣

寢不尸節

寢不尸居不容而不守見夫子容貌之變〇不尸是不仰臥懶散不容亦不是全無容貌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節

狎是其人與我素相熟褻是我見其人不在大廷廣衆御褻

必變而以貌非神褻者可知矣

凶服者式之節

既云齊衰必変而又云凶服式之者式之只在車中也負版者只負民之數且式之而不敢慢則使民之時又可知矣

有盛饌節

主人敬客故設盛饌変色而作若不敢當者不是為其饌重在敬主人之禮意耳

迅雷風烈必変節

迅雷風烈必変雖甚夜說變是変其常度以為敬亦不是倉皇失次也○問若有終日終夜的雷風安得常常而変曰固當常常如此但亦主于疾風迅雷平平的雷風則亦不消如此矣

寢不尸二句是敬以康己見齋衰至有盛饌數句是敬以御人己迅雷風烈句是敬以事天都要見容貌之變意

升車必正立執綏

正立執綏不平且只重在正字謂正立而執綏也蓋人之升車立雖於正若綏則不容於不執矣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疾言親指重在失容上感人意稍輕車中可顧者亦顧但不過轂而遠視可言可指者亦言亦指但不疾言而親指若全不顧不言不指則又失之拘矣

此記夫子在車的容貌正立是身容正也不內顧是目容端也不疾言是口容靜也不親指是手容恭也意在車且如此

況在清廟明堂之中乎

色斯舉矣章

晦庵子云此章必有闕文愚意無所闕乃文之前後倒置者夫子見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去共之雉三嗅而作故歎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共之應色字是拱執之義三嗅而作應斯舉矣是張兩翅而鳴起也○首尾要說出人當見幾而作的意思嗟伊人矣而可不如鳥乎○子思亦曰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其此之謂歟

夫子之修於身行於家者至鄉黨而備立於朝行於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繫亦重矣聖人萬世之儀刑也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以至衣服飲食之節莫不曲盡其道

原缺